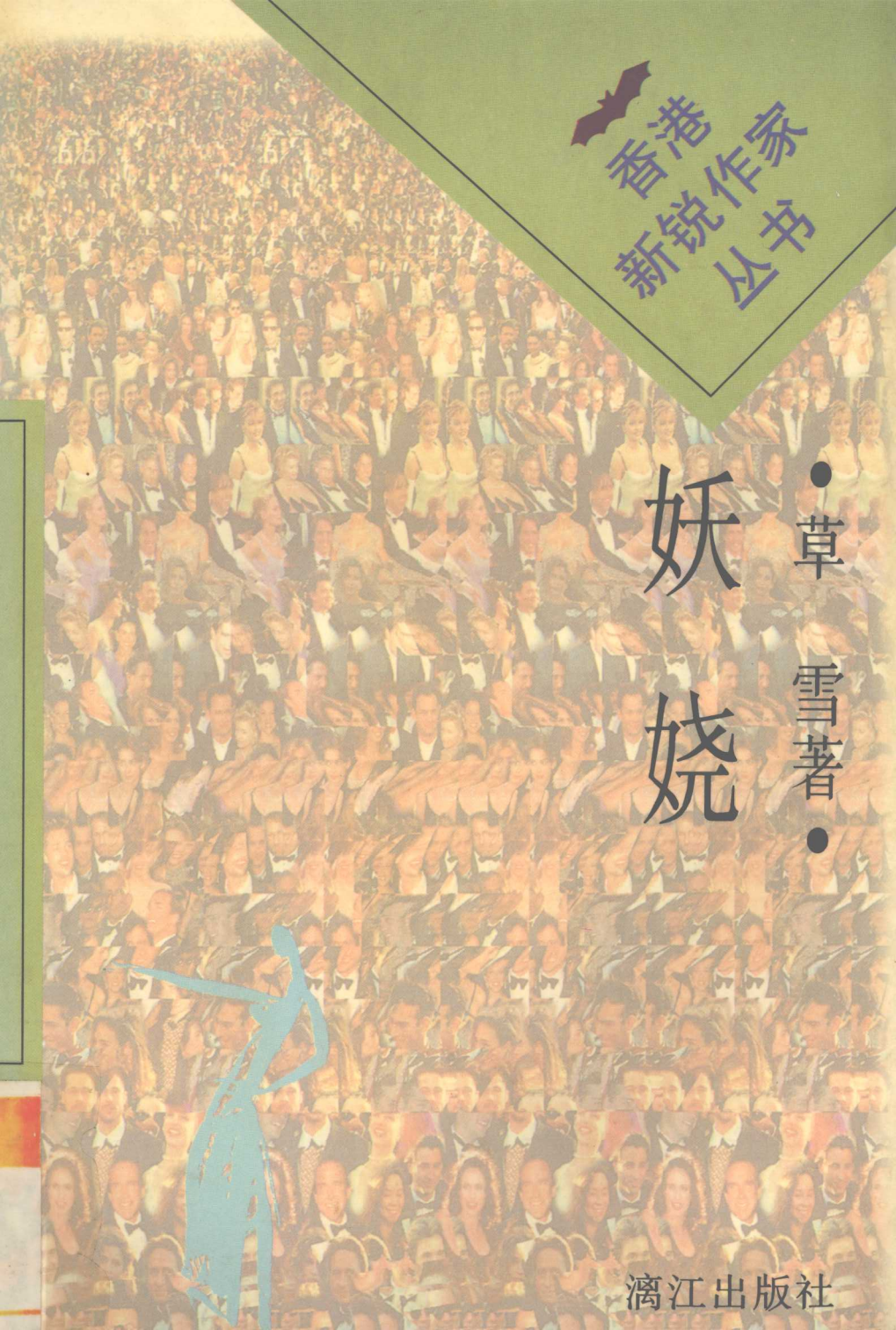




香港
新锐作家
丛书

妖娆

· 草
雪著 ·

漓江出版社



香港新锐作家丛书

漓江出版社

妖娆

• 草雪著 •



主编：钟雨 伊紫

香港新锐作家丛书

妖娆

草雪 著

*

漓江出版社出版

(广西桂林市南环路 159—1 号)

邮政编码: 541002

广西新华书店发行

柳州市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10.25 插页 2 字数 227,000

1996 年 3 月第 1 版 199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: 1—10000 册

ISBN 7—5407—2001—8/I·1240

定价: 10.5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工厂调换

主 编 前 言

随着“九七”香港回归在即，香港文学越来越引起国内读者的兴趣和注意。读者希冀通过对香港文学的阅读，更加形象地了解这颗东方明珠的神韵和风采。这对香港文学，无疑是增加了一份厚重的人文内涵的期待。

以往，人们对香港的文化，有一种较为固定的评价，认为香港是“文化沙漠”。文学，生长在这样的“沙漠”里，其衰荣程度便可想而知了。事实上，这也是一种偏见。弹丸之地的香港，其文学的内涵和容量自然不能与祖国内地丰茂的文学园地相比，但由于香港特殊的社会地位，却使香港文学的发展获得了一种独特的生机。是的，“没有昨天，也没有明天，一种浮萍或寄生草的意识”，使得只有“现在”的香港众生繁衍出一种实用特征，养成了一种对各种文化兼收并蓄的多元性格。一方面，香港文学自然承继了“五四”以来各种文化人所光大的文化传统；一方面，又极快地涵纳了来自海外的各种新的文艺思潮。这就使少量的香港作品，更多地选择了具有独创性的、摒弃传统文体的、打破正常审美常规的艺术感觉。所以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香港的文学作品无论是形式还是内容，相对于祖国内地的文学园地，便都具有了“新锐”的特点。

香港作家众多，创作自然也有不俗的成果，其中的佼佼者，内容和形式都堪称佳品。这里结集的，仅是香港作家作品的代表部分，称其为“新锐”作品，即是源自它们所代表的文化背景和文学意义。而入选的几位作家，则各自代表了不同的文学角色。有风格平和，但能活画出香港众生“浮世绘”的陶然；有文风诡秘，却能探幽于情海孽缘的颜纯钩；有沉博绝丽，人生观瞻苍凉出世的钟晓阳；还有惊世骇俗，现代感觉湮浸笔墨的草雪，等等。虽只是一扇窗口，但是以领略香港的世风和人情，令我们在欣赏之余不由得惊叹，所谓的“文化沙漠”里，竟会生长出这样“秀色”充沛的绿草，其生命力的顽强，是可敬可叹的。

百年沧桑，香港，终将回归到祖国的怀抱。香港文学，也会在辽远广大的文学世界里傲然地展示出她独有的魅力。从这个意义上，我们推出了这套“香港新锐作家丛书”，即是尽可能地满足广大读者先睹为快的需求。选本还将继续，新锐的风格也将继续。

目 录

主编前言	(1)
------------	-------

三女一男	(1)
------------	-------

妖 娆	(162)
-----------	-------

杀 婴	(251)
-----------	-------

三 女 一 男

港岛海边，一幢鹤立鸡群的商业大厦里，“还汝梦”广告公司占了五层楼，每一层都有庄重体面的办公室，十二楼创作部除外——全层采用不设门户的开放间隔，在那高五尺厚二寸的白色水松夹板内外，创作人员为所欲为。

升降机门一开，宋昭宇躡步内进，他和创作部一脉相承，一般的轻浮，却又富于朝气。尾随着他的，是腹大便便的客户经理黄比蒂，她手里捧着一袋东西，忽然粗声粗气喝住他：“大哥大，给我拿着，我要到十楼取文件夹。”说罢她将袋子往他胸怀一塞。

“好啦，瞧在肚里孩子份上，不怕你邪！”宋昭宇轻摸一下比蒂的肚，做怜惜状，面上却泛起笑涡。

“啐！你便想有份啦！”

秘书爱美坐得最近，探头出来，见宋昭宇捧着东西，忙撒娇道：“大哥大，有东西派？预我一份。”

“猜中有份，猜不中亲一亲。”

“化妆品样板？”

宋昭宇摇摇头，作势要吻爱美，撰稿员徐雄突然在隔板后面伸出头来说：“大哥大滥用职权。”

宋昭宇笑道：“你还不到我房间等开会！一定又在“秘捞”，填什么情歌欺骗少女。”

徐雄一直以为这位创作总监不晓得他在办公时间填词，一时语塞。宋昭宇惯于谈笑用兵，见徐雄尴尬，拿着那袋子往他头顶扣一下，谁知沿他胳膊掉下来的，是数盒卫生内用棉条！徐雄尖声怪叫，爱美笑得前仰后合。

走廊尽头，是创作总监的宽敞房间，一组人早已坐着等候，一见宋昭宇，都七嘴八舌地叫着“大哥大”，唯那站靠长窗，身穿宽松白衬衫、黑灰牛仔褲的短发女子，双手抱于胸前，眼瞟海港那边，浑若无事。

待黄比蒂也进来，徐雄仍在嘀咕：“今晚搓麻将之前，我要先回家用柚叶洗身。”

“吵什么，”宋昭宇一脸严肃，“若非多了新同事云妮，‘大碧娇’还不是由你撰稿吗？比蒂，你待开会完毕，跟云妮讲一讲这个客户。”

“不行，待会我要去诊所检查，现在就跟她说。云妮，你可用过大碧娇卫生内用棉条？”黄比蒂结婚后肆无忌惮，有心要令云妮尴尬。

云妮双颊绯红，默然不答，男同事面目猥琐，有些更在哧哧笑。

“你们正经点，如果我们不信奉自己客户的产品，又怎能想出好概念？”黄比蒂先声夺人。

“那你自己有用‘大碧娇’吗？”徐雄乘虚而入。

“不用才落后，我简直是忠实客户！”黄比蒂面无人色。

宋昭宇忍不住促狭说，“这个当然，比蒂最像玛莉莲·梦露。”

男同事十分雀跃，连忙追问因由，穿凿附会。

这时靠窗而站的助理创作总监赛晨，霍地别转过来，首次开腔，冷语道：“因为玛莉莲·梦露有不穿内裤的习惯。”

宋昭宇憋住笑意，想这赛晨，共事一载，若非不苟言笑，便是语出惊人，真是非同小可的拍档。现代男儿该有的英爽，难道只能往女子身上寻见？当下他收拾嬉戏心情，正式开会。

其他男同事扮无知，纷说，“哦，原来如此！”黄比蒂一直悻悻地瞪着赛晨。只有云妮报以感激的目光，因为其后开会的话题，已经换向别些客户的计划。

会议完毕，已近晌午，众人作鸟兽散，只剩下宋昭宇和赛晨。

“你今晚可有节目？”宋昭宇劈头问。

“有便如何？”

“你知道 10 天内便要开拍酸苹果树洗头水的广告片了，上星期我驾车经过寿臣山道，无意中发现一幢别墅的门口，哗，天蓝色的大门，垂着紫藤，两侧是雪白而粗糙的墙，那种品味正好配合我们的故事片……”

“你不已叫 CC 到别墅探问了吗？”赛晨没有耐性听他再次复述。

“问题在 CC 这家伙真窝囊，色诱、利诱，别墅的女主人都不屑睬他。”

“那你亲自出马吧，怕问题不大。”

“我应付国际金饰那客户，已伤透脑筋，况且，我怀疑那别墅屋主对男人有点偏见。”

“你想我去做说客？”

“没办法，负责酸苹果树的全是男将，就你最像女人！”宋

昭宇冲口而出。

赛晨不动怒容。“谢谢恭维，如果你想得出色诱利诱以外的方法，我便去一趟。”

“有啦，你可以搬进去住。”他因刚才失言，索性调侃，“然后再借个门口我们拍片。”

“啊，不如你自己把别墅买下来。”

赛晨转身出去，几乎与一个满身香水味的艳女郎撞个满怀，她穿着黑短窄裙，低胸黑上装，愈发显得她繁多的项链、手镯和戒指金碧耀眼，不愧是国际金饰的业务经理夏采文。有文无质，繁采寡情，味之必厌。

但宋昭宇喜见女人卖风骚，百看不厌。

夏采文按肘于他的肩膀上，学着还汝梦的职员唤他：“大哥大，你饿不饿？我在云海订了桌子，今天吃日本菜。”

宋昭宇在自己的椅上转了一圈，随手将一支飞镖掷向墙上海报模特儿的朱唇。

“唷，你真暴戾。”

“走吧，夏小姐。”宋昭宇轻扶她出去。

经过赛晨的房间，见她在谈电话，宋昭宇提醒她一句：“寿臣山道呀！”

赛晨瞄了夏采文一眼，用手指在太阳穴侧打了一圈，应道：“真伤透脑筋，嗯？”

宋昭宇会意，依旧浮起那不羁的笑涡。

电话那边厢一把娇柔的声音直嚷：“什么？看出电影也伤透脑筋？那间新迷你戏院就在我公司附近，你下班后买票，不很方便吗？”

“我现在就去买，满意吧？小姐。”

“那么戏院大堂见。”对方转忧为喜。

“喂，不要迟到！”

“还说，上次不过迟了 20 分钟你便不肯入场。”

“是迟了半小时，即使入场也没有意思。”

“好吧，我再迟到，你不用等我。”

“你自己说的啊。”赛晨强调。

傍晚 5 点 49 分，迷你戏院的大堂空荡荡的，只有两个票务员站着闲聊。

林蕙香匆匆下了的士，冲进来。她傻了眼呆站着，赛晨真的不等她！不会的，准是公司有事吧。可惜附近没有电话，林蕙香拢一拢凌乱的长发，焦灼地等着。

赛晨在哪？她烦闷得似乎世界快要塌下。

6 点正，她决定走到街外借电话。

“是林蕙香小姐吗？”

她蓦地一怔，转身见是票务员跟她说话。

她有点慌张地颌首。

“赛小姐叫我将戏票交给你，她说她先进去啦。”票务员慢条斯理地转述。

林蕙香连忙取过戏票，回头又质问：“你刚才明明见我站在这儿，为何等到现在才说？”

“啊！我怎知你就是林蕙香！赛小姐说，6 点钟见有长发女子出现，便是林蕙香，她叫我 6 点钟交戏票给林蕙香……”

票务员理直气壮，林蕙香反而有理说不清，快步入场，摸黑来到赛晨侧边坐下。

“你来啦！”赛晨若无其事。

林蕙香正欲发脾气，一转念想到自己有承诺在先，遂忍气吞声，须臾，却又按捺不住说：“下次你还是等我一下。”

“一直在等你呢！”

林蕙香闷声不响；过了一会，不明白戏中来龙去脉，又问：“他们在做什么？”

“不是做《相逢是有缘》么？”赛晨笑得狡黠。

“谁在问你片名！开头是怎样的？”

“先看结尾不行吗？回家告诉你。”

“不行！”

闻得一声娇嗔，前排戴近视镜的男人不禁扭转身子望过来，赛晨怕林蕙香骂到男人头上，惟有附在她耳边，简述故事。

影片讲一个捷克知名女演员安娜，赴美后怀才不遇，为前夫所嫌弃，对男友又不赏识。有一场戏，写她被前夫赶逐，仓皇走到街上，见男友在等她，遂发泄怨恨于他身上，命他在雨中跪地扮狗叫。

赛晨最怕伤痕电影的过态，看至这场戏，开始耐不住其煽情，哈哈地笑将起来。

岂料一看身边的林蕙香，正兀自泪盈眼眶，赛晨止住笑声，佯作呛了，咳了。

她有时也搞不清，缘何自己这样地怜惜一个女子？

回顾彼此共度的4年，林蕙香要烦起来，可烦得要命；要可爱起来，又煞是温柔。宛如下雪是动人的，融雪的日子，却叫人说不出的烦恼。当年一起栖身伦敦求学，每见冬雪飘曳，赛晨便会产生这种联想。

但迷恋雪至的人，对其后如何，自然不复计较。荣枯递变，苦乐交缠，生命本来如是，人之相连也如是。

散场后林蕙香双眼红肿，跑到化妆间洗脸。赛晨闲着无聊，读着映画片上面贴满的宣传句语。职业攸关，她对任何形式的广告都很敏感。陡地身后有人问她：“你说这篇影评写得怎样？”

赛晨回眸，一阵惊喜。“怎么是你！还以为你仍在纽约。”

眼前女子身型修长均匀，一袭很自然的草绿套装上，挂了一条珍珠项链，落落大方。但比浑圆晶莹的珍珠更诱人的，是她左眼下方的一颗痣。

这颗痣骚扰了那张端正平静的脸，正是吸引所在。相较之下，赛晨的面貌骤觉恬淡，其实五官都有耐看的美态和趣味。

“回来两年了，你呢？何时离开伦敦？”朱天怡说话清脆流利，却没甚抑扬。

“也有一年多。”

“How nice（太好啦）！又可以经常见面。对，你还未答我，我这篇影评写得好吗？”

“这篇……影评？你写的？”

“是啊，这戏院也是我负责的，爸爸在这商场拨出地方给我，由我买些艺术电影来放映。真巧，我一从办公室走出来，便看见老同学在捧场啦。”

“艺术买卖，生意中的极品——”赛晨信口说。

冷不防林蕙香早已站在一旁，插道：“你真有眼光，这出戏令我感动！”

赛晨马上为她们介绍。朱天怡见林蕙香刚才赞得由衷，很是欢喜，继问赛晨：“你从事哪行业？”

“广告打杂，幸而是助理。”

“既是专家，你认为我的推广如何？”

“你介绍得不错呀！”

“哪一句最好？”朱天怡指着她撰写的稿旧话重提，显然她很紧张赛晨的意见。

昔日她们是中学同学，大家都名列前茅，只是朱天怡考第三名时，赛晨便考第二；待朱天怡考上第二名，赛晨却便考了第一。

“引述唐词二句，”回答的却是林蕙香，“‘凤辇不来春欲尽，空留莺语到黄昏’，道破了安娜的心境，既含蓄，又省得自己费心思。”

朱天怡见小巧玲珑的林蕙香，称赞得不伦不类，但一脸真诚，又不似欲贬还褒。

再看赛晨，正在微微一笑，朱天怡忽觉不是味儿，疑惑地问她：“你道如何？”

“蕙香替我说了。很少人会引述段成式的词。”赛晨补充一句，听得二人释然。

三个女子边走边谈，决定一起到施贝拉餐厅，吃意大利菜。

赛晨驾着她的雪铁龙，载着林蕙香领在前面。这部车跟赛晨由巴黎去伦敦，又由伦敦来了香港，由于韶华不再，水土不服，这年头它爱闹情绪，跟林蕙香有如孪生。

但赛晨对之情比金坚，尤其与林蕙香呕气时，每喜开着车独自逍遥。林蕙香不会开车，只管叫这部车做“雪蛤蟆”。

紧紧跟随在后的，有朱天怡的平治。她已换过几部汽车，第一次开平治时，才18岁，在停车场的九曲十三弯里，几乎撞得乒乒乓乓，赛晨当时坐在旁边，捏得一把冷汗。一晃眼，朱天怡变得稳重沉着，恰似其车。

甫进餐厅，朱天怡便以东道身份，先叫了一枝1986年的

Puligny Montrachet。

“这年份的酒，对我有重要意义！”朱天怡试酒之际，故弄玄虚地笑笑。

“不要告诉我你八六年才失身喝酒。”赛晨晓得她的酒龄。

“难道是那一年酒后失身？”林蕙香习染了赛晨的幽默，却又坦荡荡得过犹不及。

“当然不是！”朱天怡沉湎于讲述过去，“八六年，我在纽约和男友分手，回港后嗜烟嗜酒，爸爸说你这样不行——”

林蕙香接道：“他要你戒烟戒酒？”

“不是，他说好歹要戒一样难戒的。”

“当然是戒烟难，政府没有忠告市民戒酒。”

赛晨这时忍不住说：“不会的，朱叔叔也是个酒鬼，一定会说把烟戒掉算了，酒逢知己千杯少呀。”

“哈哈，你还记得。爸爸也曾提起你，问我，喂，那个常在牛仔裤后袋塞一瓶威士忌的红拂女呢？几时请她回家跟我斗酒！”

“朱叔叔可好？你仍在老家住？”赛晨问。

“我自己住，他拿我没办法，近年常怨没有儿子。也许吧，弘怡集团的生意愈做愈大，却无至亲的人助他一臂之力，你可以想象。”

“你对他的生意全无兴趣？”

“他做的不是地产，便是黄金。”朱天怡有点无奈，“先一阵他叫我替他打理国际金饰——他新购置的公司，我坚持不肯！职衔权力并不能带来成就感。”

“国际金饰！倒是我们公司的客户，不过我对之素不沾手。”

“为何？”

“乐得不和夏采文打交道。”

朱天怡和赛晨久别重逢，难免话长，林蕙香吃得比她们快，虽然坐在朱天怡对面，却不时侧看赛晨，静听她说话。

林蕙香不善喝酒，半杯白酒，已令她双颊泛起蔷薇红的胭脂，她的肌质本已白皙娇嫩，目下更像个醉了的婴儿。

赛晨随手将蕙香的酒一干而尽。

“蕙香在哪里工作？”朱天怡好奇地问。

“我没有工作，”林蕙香冷不防话题转到自己身上，“在一间音乐学院教小朋友拉大提琴而已。”

“那些‘小朋友’都比她高大，她从不当工作是工作。”赛晨笑语。

“你会拉大提琴？正好我家里有马友友的唱片，可作余兴节目。”朱天怡有意邀请她们回家。

“有 Rostropovich 吗？有便跟你回去。”林蕙香素来率直。

“他在卡地亚音乐节的演出，我倒听过，的确大师风范。”朱天怡其实没有他的唱片。

“也许改天才探你，我今晚还要奉命到寿臣山道出巡。”赛晨替她解围。

“寿臣山道？我不正住在那儿嘛！那幢别墅，爸爸半卖半送给我，地方很大，初时住得兴奋，现在则嫌冷清。”

“去去去！看你的室内设计如何。”林蕙香反应热烈。

这一回，轮到赛晨跟在朱天怡的车后，直驶到寿臣山道朱天怡的别墅门前。赛晨揉揉眼睛，看着天蓝色的大门，再细看门牌，随即下车拥着朱天怡欢呼。

朱天怡不明底蕴，欲开门内进，赛晨拦在门前，一本正经道：“天怡，这大门口重要，抑或老友重要？”

“啊！你跟他们一道来的！”朱天怡恍然大悟，“你的同事顶讨厌，你也好不到哪里。”

“这叫人在江湖。况且，又不是请 Eve Chu 大小姐你拍写真集，不过想一显阁下门楣的光彩。”

“你几时变得如此锲而不舍？”

“只要不是损人利己的时候。”

“这算利己利人吗？于我何利之有？”

“哦！你几时变得唯利是图？”

“你们谈判完没有？可以进去了吗？”林蕙香径自推门而入。

“好吧！赛晨，哪个混蛋向你施压力的，回去给他还以颜色。”

赛晨庆幸自己不是始作俑者，否则今次不做混蛋不成，但得天怡答允，她轻松道：“Thank you(谢谢)！有机会介绍你认识那混蛋。”

“免了，Such excess of ugliness is not of nature(如此非凡的丑陋实非属于自然人)！”朱天怡以为赛晨指的，是那个几番前来游说自称 CC 的阴阳怪客。

朱天怡的家，宽敞明净的叫赛晨和林蕙香一见倾心。

客厅以白和浅啡二色为主，除一套白沙发外，家具都很简单，却糅合古典气息，天花板悬着古董吊扇，靠墙一张 17 世纪的西班牙小桌上，又放了六七件罗马时代以及腓尼基和塞浦路斯的陶器。

“A house should tell a story(每一个家都讲述一个故事)！”赛晨赞叹道，对那些陶器爱不释手。

“瞧你；走火入魔，随时随地像说广告标语。”朱天怡其词若有憾焉，其心实暗喜之。

林蕙香不爱笨拙的陶器，却留意到朱天怡所用的茶具，都是